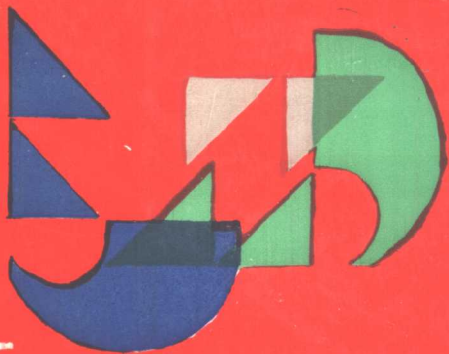


系列小说
沈乔生著



儒林新传



I247.7
434
2

儒林新传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沈乔生著

069104

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严麟书

封面设计：邵秉坤

儒林新传

沈乔生 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2 字数193000 印数0001—2700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655-1/I·612 定 价：5.90 元

自序

在那个年代里，有一个青年人，下乡到黑龙江农场，此君为人厚道，劳动又踏实肯干，忙的时节，他驾着东方红拖拉机在黑色的沃土上耕作，常常没日没夜，他到食堂里的时候，大家都吃过了，饭菜都是凉的，可是他没有怨言。冰凌挂在他的鼻子下、下巴上，好似一个白胡子的人。

这样过了几年，他心安理得，偏就生出事来。开始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了，他的心就活了，原来此君出生在灶的家庭，在他家里，上推几代，都没有大学生，包括小叔表兄七姨八太姑在内，他从小看见别人家的大学知识分子，风格不一样，心里就种下了固执的念头。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没有批深批透。这话也不全对，可能他看出这大学生同旧大学生不同，也可能夹着返城的想法，都管他，反正他一心一意要当大学生了。

按理说，他的出身和劳动表现都是没话说的，可那是个粥少僧多的事，许许多多人都动足心思，使出招数，这又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情景。此君厚道，就没有多少本事。天

赐一个机会，连队一个头极想买一辆上海的凤凰自行车，那年头这号车紧俏得厉害，偏他的爸爸在厂工会管票券，于是一辆崭新的“凤凰”千里迢迢，乘火车乘汽车，来到冰封湖泊的北大荒。接下来研究上大学名单，那个得了自行车的头就同意他去，另一个头有意见了，他已经知道内情，正眼俾那辆“凤凰”呢，心想，你倒好，得了便宜就卖乖，放了他，我的“凤凰”在谁身上？咬紧牙头，死活不同意。这难办了，得车那个不能硬来呀，他也知道那位委屈，只好作罢。

这年轻人这年就没走成。内中消息走漏出来，他也听到了些，幸好他的爸爸手中还有券，于是第二辆“凤凰”千里迢迢来了，那个有意见的头就没有意见了。转眼又到推荐时候了，先得的一个却调走了，又提拔了一个当头，这新当头的就想，偏他们都有，独独我没有“凤凰”，这个头当得有什么意思。他也作梗。第二年此君还是没有走成，没有其他办法，还是买车。老天爷偏要折磨他，得了车的又调走了，又有新头调来，此君接着买车，前前后后总共买了五辆，听起来像小说一样，可确是实事。

接下来的我不细说了，直到现在，这个朋友还没有跨进大学的门。

自从有了吴敬梓老先生的一本《儒林外史》，儒林就成一个有特指内容的词，刚才讲的，是一个青年要入儒林而不成的事。我总是忘记不了这件事。

在中国，儒一直是争议不休的话题，有人说，某种意

义上我们还要继承儒家的一些美德，有人却极力主张彻底否定儒家，说用其一点，必然全面复活。有人说，今日的儒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，另有人说，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同以往，是新意义上的儒生。有人说，文人不同于文化人，文化人不同于知识分子。就有人反对，玩那么多概念干什么，其实一回事。有时候我们把他们说成可敬可爱，地球上少了他们不行，有时候把他们描写得酸溜溜，臭哄哄，实际上他们从来没变，始终一个模样。

这样看，买自行车的青年没上学可能也有好处，至少受了些精神和概念上的折磨。

在地位问题上，儒生也常遭到嘲弄，不光是别人，更多的是遭到自己的嘲弄。经常听到叫知识分子地位低，他们自己也不停地叫苦哀诉，可是过些时候一调查，某些指数不但没上升，反有下降。这有点像个怪圈。说地位，封建时代的儒生可以当到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这还算低吗，可终是依附皇帝。所以说来还要精神上的独立。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和张扬，然后才是其他，否则我们比旧式儒生高明多少呢？当然讲讲容易，精神独立需要不少客观环境，但是如果环境可以，我们仍旧不思，那就是自己的毛病。

以上说的，我们的小说管不了。因为作者也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所以不妨画画自画像，有时也画周围的人，今天涂一笔，明天写一篇，就如挂一面镜子在床头，每天照几次，照眼睛，照嘴巴，照耳朵，仅此而已，能告慰读

者的是，我照得比较认真，写得比较认真。

我非常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，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。在这种机会已经不多的今天，我尤其珍惜。

目 录

自 序	I
冉冉将至	1
小楼东风	55
天降大任	95
黑 蝴 蝶	146
阴晴圆缺	195
寻找魔鬼	237

冉冉将至

第一章

大凡人在焦急之时，都会口干舌燥，内火上升。朱邦家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，他沿着狭窄、弯曲的人行道朝报社走去的时候，觉得体内一点水分都没有，像被榨蔗机转过几轮，又吐出来的甘蔗渣。

怎么不叫他急呢？他离预定的离退年龄还有两年，就被停止工作，赋闲在家，好比是乘一辆车子，车子突然转弯，他刚才还坐得好好的，转眼间就跌在地上。他眼冒金星，还没醒过神来，车子已经呼啸而走，而那些混吃骗喝的，当和尚不敲钟的，一粒屎坏一锅粥的却全都稳稳坐在车上，一个也没有掉下来！好像斯大林描绘过这种情景，名曰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，被抛出革命的人。朱邦家越想越不是味儿。

赋闲就赋闲吧，也好。才知道赋闲也不易，闲是假的，就像旧式人家贴在伙房里的灶神，如果一味在墙上呆

着，那一定于这人家的祸福灾乐、生子收禾无关。谁说后院不会起火？谁说不拔草，不锄耕，后院也不会蒿草横生、终成荒芜？才知道这么多年一心忙外边，忙工作，把个家庭抛在脑后也是不对。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个圆圈五个环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少哪一个，圆都不存在。

行道虽窄，路人仍多，早浸漫到车行道。为走得顺当，他的一个肩差不多要擦到墙，一直贴着紧里走。忽然凹进一块，有个大门面，已经是报社了。

朱邦家定定神，往里走，忽听一声喊，转头，见传达室里坐着两撇灰白的胡子，胡梢颤抖，扯开一副结实的门牙，知道被这门牙咬住了。

其实朱邦家知道过门岗要站停的道理，可是今天一烦一乱，又带几分心虚，竟把这忽略了。硬着头皮受了一通教育，央求让他登记了上去，没想门牙咬死了没有一点缝隙，非要说清找的人姓何名谁，打电话进去让此人出来领。朱邦家一味解释，忽然发现门牙的眼神只在自己胸前溜，忙低头看，原来油了一大块，无疑是炒菜剥肉时油的。从赋闲以后，他就当了家里的伙头军，因为还有下顿，所以懒得洗，走得急竟穿出来了，哪还有昔日校长的派势？再从门亭的玻璃里打量，头发蓬乱，面色暗灰，活像荒地里走出的一头野鬼。他走了神，再抬头，没想门牙也看走了神。两人一交眼，门牙醒过来，就问：“你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朱邦家迟疑着说：“来报社办事的。”门牙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办事，谁来不办事？拿着尚方剑来改组报社是办事，到楼后去捅茅坑也是办事，你的事属哪一桩呢？”

朱邦家的舌头打结了：“事，事……总是有事要办么。”何尝不想说清楚，只是到嘴边梗住了倒不出来。门牙又扯开胡须，说：“哼哼，总是有事？昨天楼梯上一张钢丝床，刚拿出来要修，眨眼就没有了。”朱邦家勃然生怒，说：“你把我当什么人？读书人两袖清风，一身清白。这等鸡鸣狗盗的事同我什么干系？”

正在尴尬，一件蛋青色的茄克从楼梯上飘然而下，直往门外去。朱邦家眼一亮，追上去喊：“仙——鹤，”忙改口：“仙记者。”

仙鹤立住了，细而长的颈子扭动两下，说：“哦，朱校长，好久没见了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照那时比气色好多了，是练鹤桩功练的吧。”

朱邦家心里嘀咕，要是气色好还能被那副门牙咬死了不放？“不提了，还说什么桩功，站都没有时间，一家大小的吃、喝、拉、用，全落在我一人头上。好像我那边退，这里就有一个空缺等着我，才晓得家务繁如麻。”

“朱校长这般强干的人，还会觉得家务难担当，真正稀奇，叫人脑筋转不过弯。”仙鹤伸出两只大而薄的手，对捉着搓。“想当时，你一声令，超课时给报酬，差不多人人喊你包大人。校办厂接下大工厂都棘手的任务，年利润二十万，逢年过节的香肠苹果都有了，男士的西装领

带，女士的香水口红都在里面了。”

朱邦家的眼前也浮起那时的锦簇情景，两眼都透出光来，很快黯淡下去，说：“可惜好景不长，不提它了。我在报上见到你写的署名文章，好生厉害，就像医生手里的解剖刀，一刀下去，脓是脓，血是血，利索痛快，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我知道你大胸襟，不会记怪我的。当初要有一点点办法，我能不放你走吗？七八个人都吵着要调开中学，整天缠住我，上厕所都不得空，好不容易脱出身，脚刚踏进，一头昏在墙上。”

仙鹤不禁叫起来：“哎哟，我的老校长，我以为你在家一定修身养心，怡度天年，怎么脑子里还有这些陈芝麻、烂谷子？我可早忘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朱邦家可不敢相信，要真是无影无踪，他就放一对扎红绸的大高升。当时仙鹤一字一停对他说：“你不放我走，我记你一辈子。”唯物论者总不能自欺欺人吧。正想着，仙鹤又说：“朱校长今日屈驾，有何贵干？”他又吞吐说不清了。仙鹤笑着说：“尽管放心，我总是在你辖下，得过恩泽的。只要我能办到的事，一律尽力。”

朱邦家这才说：“家有小女，已到年龄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郎君，她心境不好，我们也烦恼。现在什么事都有广告，也学学这个新法，不怕你见笑，我就来给她登个征婚广告。”

仙鹤说：“这倒不是难事。不过，现在社会上什么怪事没有？挖一个坑，就有苍蝇来下蛆。有人专门用这类广

告来行骗诈钱、玩弄女人，所以社里规定，登征婚广告必须要有三方面的东西：本人单位的情况证明、身份证和派出所的未婚证明，缺一不可。”

朱邦家犯难了，他的女儿懦弱单纯，过去受过惊吓，他是瞒着女儿和老婆来这里的，所以女儿单位的证明没法开出来。仙鹤从他脸上看出内中有蹊跷，说：“好吧，这我替你担当了。我去对广告部主任说，这是我们老校长的爱女，老校长是知名的教育方家，要有问题，就拿我听断是问。”

他心里一跳，说不出是惊是喜，抬眼去看，仙鹤的宽方脸上不露虚假。当时姬儿受惊吓，纷纷扬扬一时，难保不传进仙鹤的耳朵，可是他不但记恨自己，还大包大揽。朱邦家心里叫声惭愧，想真没看出这年轻人。

仙鹤接过纸，看着说：“你的写法太旧，‘某翁择婿’，怎么可以从你的角度去写？现代青年人崇尚独立精神，不喜这些。我给你改成：‘她，如何如何’，醒目，性别清晰，后面写条件，格式独特。你写‘相貌端庄’，这又太一般了，登广告的几个不写端庄？鼠目斗嘴的也写。我看用‘窈窕’二字。你的爱女我照过面，形容她一点不过分。现在寻阅广告的青年，大抵古文不怎么样，对这二字半通不通的，就有新鲜感，再看字面，本身一副玲珑剔透相，自然会一路找来。”

朱邦家见他确实棋高一筹，只顾点头。仙鹤说：“你在家等着吧，四天之内保证见报，你就忙收信吧，准定收

不败地收。”又说还有急事要办，朋友等着。他长腿伸开，不像走路，倒像跨栏，一跨闪进人流，两跨三跨失了踪影。

大楼里的灯相继亮了，马路上的车喇叭声陡地高涨了许多，朱邦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到底是有人好办事，要不卡你证明不全，跳双脚都没用。不免感慨。要是回到当时，他一定爽爽快快地放仙鹤走，就是大堤决口，也放他走。不过说说而已，他早赋闲不掌这个权了。仙鹤也笔头耍得游龙走蛇，不需要他恩典了，又觉想得无趣。但事情总有一个好开端了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往家里走。

朱邦家当校长的中学在近郊区的地方，其实环境是不错的，当地政府很花了一些钱营造。出校门不远，是一条河，河上新架了一座小桥，荷绿色的，轻盈漂亮。河边有一所不收门票的公园，新置了水泥的凳子、圆桌，再过去就是农田，到时节，一片油菜花把自然界弄得醉醺醺的，蜜蜂也整日里神魂颠倒。朱邦家当然是贤明精干的校长，可是学校就是难拢人心。一些自以为有一技之长、在中学里埋没了的人，翘着尾巴来找朱邦家。

朱邦家是什么人？他见你翘尾巴就打怵了？不管你学唱学拉学跳学蹦，不管你文坛新秀还是来日新星，一律平等。什么一技之长，不过是些花里胡哨棍，教育才是本，说多大也吓不死人，朱姓的庙里都容纳得下。为了使翘尾巴的彻底绝望，在全校教师大会上，朱邦家慷慨激昂，

说：“今后哪一个教师要调走，都要通过我，没有我的签字不行。为了办好学校，这个权我就要专，就要夺，别的权你们可以拿。没有我的签字，天皇老子说了也走不掉。”这样专断多时，果真没有一人走掉。

朱邦家当校长的第八个年头，发生了仙鹤事件。仙鹤是个语文教师，来校不过一年。在大学里就喜欢舞文弄墨，发表过不少大小文章，虽没有惊世骇俗之作，却也笔头刁钻。当教师后松松垮垮，就跟他身上那件常常扣错钮扣眼、一边高一边低的衣服一样。但教育质量检查，他教的班在其他班之上，朱邦家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市里一家报纸招聘记者，录取他了。朱姓的庙主当然不签这个字。仙鹤确有股仙气，扔下一句话，朝他挤挤眼睛，走了。一日无事，二日平安，三日朱邦家刚来，校长室里早坐着四个学生的家长，见他踏进，一窝蜂涌上，说：“你这个校长怎么安排的，弄一个不开口的坐在台上，是坐禅还是演哑戏，我的儿子（女儿）是应届毕业生，考不上大学谁负责？”

朱邦家吃惊不小，立即找来仙鹤。他不慌不忙，微笑着在对面坐下。任你问什么，他张嘴没有声音发出，树一根指，戳着气管，嘎嘎响。再问，掏出一张单子，原来是医生诊断，写着：声带撕裂。仍含笑，似有难言苦楚，却又隐约不明。

立时，全校上下都知晓，一齐屏息凝神，看事态如何发展。朱邦家也大度，拍拍他肩膀说：“不要悲观嘛，年

纪轻轻的，总会好的，还能找不上对象？”一转身开上教师大会，朱邦家的表态有涵容宇宙之机：“他是讲台上坏了声带的，学校对他负责，即使再不会医好，也要包他一辈子。”

这期间，朱邦家到外省去参观，走了几个地方，去了半个月。刚回来，仙鹤就来找他，开嘴有声音了，舒舒坦坦的，一点不嘎。朱邦家说：“怎样啊，我同你说的，不用急，年纪轻轻，什么病灾抗不过，嫩青的小树有不长的道理？”于是就笑，笑了又说：“安心在学校工作吧，学校有什么不好？”仙鹤看住他说：“我们都是 有眼 有珠的，学校又有什么好？”朱邦家发觉他的眼光同平时不一样，就有点惊诧，琢磨怎么回答好。

仙鹤把两条伶仃的长脚叉开，说：“朱校长，我在您手下工作，虽说时间不长，但总还领略了校长的高风。人之将别，其言亦善。希望您提些宝贵意见，使我在新岗位上引以为戒。”

朱邦家懵了，连问怎么回事。仙鹤说调动手续已经办妥。他差点岔过气去。原来朱邦家不在家，就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丁萧泉主持工作。朱邦家脸白，丁萧泉脸黑，人称白邦、黑泉。这黑泉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，偏偏喜欢同白邦捣蛋，趁朱邦家不在时，卖一个关节把仙鹤放了。仙鹤像得了一条放生令，拿着箭牌上局里，走人事科、财务科，急如星火，一路都办妥了，等到朱邦家回来，早已生米煮成熟饭。

朱邦家缓过神来，吁吁地说：“好啊，丁萧泉好，好一个丁萧泉！你就当他再生父母，一辈子记他恩吧。”仙鹤说：“话要说清楚，我并不认为他就比你品行好。”朱邦家说：“那你得他好处干什么？”仙鹤笑了，说：“这就是两回事了。”朱邦家恨恨看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

一片阳光投进窗来，屋里像泼翻了酱缸一般，朱邦家身上也沾了好些。仙鹤款款地说：“我走了，请校长多保重。”

自然要找黑泉算帐。丁萧泉摇一把黑色的折扇，把说出的话扇成一节一段的：“邦家同志，切莫把主管的事业当作封建的土围子。你不在家，就由我主持工作。主持工作，就须有谋有断，怎么刚做一个事，你就用婆娘的长裹脚布来缠人？古人说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，现在是帅在外，君令有所不行。”朱邦家的腰椎骨突然一阵痛，额上汗珠也渗出，才知道身子虚弱了。

丁萧泉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自幼在乡镇长大，跟隔壁的老先生读过半年《易经》，会掐算。十年动乱之前，他还不是一个教师，不过是上下课打打铃，做体操放放唱片，兼管着修电灯上邮局。丁萧泉却一五一十，做得有条有理，上下左右都说他伶俐。后来就当代课教师，转正。后来又改行政工，含辛茹苦，有了现在的位置。

他仍是勤勉，却有掩不住的精明气。有人找他，托了借口讲了许多理由。他听一半就笑，一张脸笑得同女人一样，说：“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我来替你说清楚。你说这